## 聽回國學人公開演講的感想

自從有了暑期學人回國講學後,我不够資格參加 正式研習會,卻熱心的照著報紙上的公告去聽爲社會 人士舉辦的公開演講。與其說我能聽懂多少,不如說 我去瞻仰「學人」的風釆。

前年第一次聽陳省身先生的公開演講:清清楚楚 的國語,漂漂亮亮的中文,誠誠懇懇的態度,不愧是 權威頭銜的學者,可惜我聽了那次演講後只記得了一 個新名詞——拓樸。第二天是吳大猷先生講基本粒子 ,我一直記得他閃爍的銀髮,麥克風的電線老纒住脚 ,費好大事才繞開;他道了歉後耳英文演講,還是很 想把名詞加上中文翻譯・但翻不通時,急得臉紅。吳 先生幾年前大聲急呼讓科學在國內組成「基本隊伍」 ,從埋頭苦幹下手,前幾年的報紙常常有他的專訪。 我是帶着一分景仰的心去聆觀的,先入爲主的好印象 使我相信他是一位急切爲國出力的學者,每年辛辛苦 苦的越洋奔走。

去年,數學方面的公開演講特別多,陳省身先生 再度留下溫文,穩重的風采。而理著平頭像個中學生

的項武義先生也給人誠懇、謙虛、踏 官的印象。吳健雄先生的演講是最擁 擠的一次,先由袁家騮先生講加造器 ,標準的國語、簡短、概略的介紹。 隨後是吳先生講述她返國前剛結束的 實驗,沒有一句中文,她話語急促,很 認真的力求詳細解說,認真的人才會 帶幾分性急,至今幾張圖片及吳先生 的說明還在我腦中留有鮮明的印象。

今年,工程方面的演講較多,其 中有幾位非教育界的經理頭衝學者初 **次回國。我第一**次深深感到當聽衆的 不自在——道道地地的中國話開場白 ·接着一聲I'm sorry because ..... •••,耳朶就得艱難的去捕捉帶特殊腔 調的英文演講。我印象中鮮明的有一 位先生一邊放幻燈一邊演講,在要換 片子時,他沒有一點指示給操幻燈機 的先生也從不說聲 Please ,而等得 不耐煩時大叫 「next slide, next slide 是什麽呀!」同一天另一位年 輕的先生講太空通訊,一上來就表示 只能隨便說說, 意思是此類知識在這 裡很少人懂,改談點電子計算機,講 □鄭珍利

得是很快很快的英文,加雜俚語的笑話-在台上笑彎了腰。那天從會場出來,我寧願希望是因 我的英文聽力差所以才一無所獲。但在美國很長時間 ,擔任教職的董道頤先生,卻是一口淸晰的國語,他 也是講述進行中的實驗,雖然時間的限制不能講詳細 · 但他穩緩而謙虛的談吐· 指出從實驗上可以推想的 有趣問題-一眞够學者風度。

我相信稱得上學者的人,不僅在他的學識上有著 令人景仰的成就,在做人上也處處表現出認真、熱誠 · 踏實的態度。回國學人對國內人士 (聽衆雖不一定 是專門研究人員,但他們渴望新知)應有一分莊謹的 心來講述自身的心得·激發起國人踏實上進的心。一 般科學書籍雜誌都會介紹的知識是不太有必要在公開 **演講中講述的。** 

在國外的學長,當您光榮的返國講學時,我誠懇 的希望您慎重的接受國人對學者的尊敬。對共同求學 的同學們,我衷心的希望彼此在求知之外,互相勉勵 ,培養起完好的品格。

是解系

我, 6.5.4.3.2. •

和信它的水準時空是屬以 定能 物 理

5. 本投請交物二張時3. 各類小品。 3. 各類小品。 期暫定爲三月出一張曉中同學4科學的或非關N 系 期 全 體的 比 7卅一日,字或物三鄧 高 如 個人都對它愛護、 · 俾能適時以本刋歡送**墨**· 克俊同學。

本刊的宗旨: 這個目的 們共同希望的。一方面也使國內的聯絡工作。一 空並不是純學術性 對於科學進展一 )使國內同學對國外大學有比較明|作。一方面使國外同學對母系的 這 般性的介紹 一期我們 的 刋 物 設了系友信箱 , 並不涉及高深理論的 此 下列 相和新聞報導,對明確的認識。相反的進步有較清楚的調節。相反的進步有較清楚的過過,同時加強對國連同學間的感情。 的文章, 將更 報導

適

像

詩歌

,

散

文之類

,

或建設性的

論

**开關科學** 

的

0 位 因 物 耘 此 而 理 努 余 , 我 的 們 同 學 要 求 , 您 都 护 是 .道 起 個 大 家 7 庭

的刋

行

是為了聯

動絡

態作詳盡

血的報導

就信的國,是這了外每